

附錄

我走過五十五個恩年

鍾炳基

聽說人在生死關頭，會在一剎那間重溫一生的事跡，就好像看電影一樣。我從1958年領洗，至今超過半個世紀，從少年到成年，從香港到加拿大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文化環境的變遷，教會的轉型，無論在日常生活或信德實踐上，都經過許多風波，汲取了不少教訓，相信到我臨終時，這五十多年的經歷，將必成爲我那套電影的靈魂。

我學習要理時已經十歲，爲了多領一份教堂的救濟品，母親決定我們全家六人都去慕道，但可惜能通過本堂神父口試的，只有我一人，這事頗引起弟妹們不值；之後，許久以來，我是家中唯一的教友。

領洗那天也同時初領聖體，爲了迎接新生命的開始，我要從頭到腳，都穿著白色的衣服鞋襪，回家時，還帶了一支白洋燭作爲紀念，在五零年代的香港，這是家裡死了人的象徵，可想而知，我當教友第



一天所受到的斥責和非議，是何等嚴厲。當時的聖教四規中，有一條要在星期五守小齋，許多時，爲了簡化程序，我寧願吃白斬雞(白腐乳)，但在貧苦人家來說，這居然也是特權身份的象徵，我揀飲擇食的行爲，不但家人，連街坊都爲之側目。

記得我領洗那年，教宗庇護十二世駕崩，我以新教友身份，代表竹園領島小學到堅道總堂望追思彌撒。我個子小，被分配到祭台前面，拿著校旗，搖搖晃晃的站了三個多小時，在繚繞不絕的拉丁文彌撒曲中，在若隱若現的乳香中，在永不讓你有一刻寧靜的經文和講道中，我幾乎昏倒過去，我不斷凝視著聖堂中教宗莊嚴的照像，心裡盤算著：天堂離我們多遠？天主在哪裡？

三個星期後，若望廿三世當選教宗，他雖然已經七十七歲，但給人一種年青而充滿活力的感覺，和許多教友一樣，當他呼籲大家熱心爲大公會議祈禱犧牲時，我也跟著一起祈禱犧牲。到1962年十月，梵蒂岡大公會議開幕那天，全球成千上萬人圍在電視機旁邊，看著教宗俯伏在聖伯多祿大祭台面前，祈求聖神降臨，此情此景，我堅信聖神就在我們當中。梵二的議題，將聖教會集中在走向時代的尖端，向世人宣佈

天國的喜樂訊息，摒棄傳統上嚴厲的口吻，呼籲信眾徹底去探討和改革教會多年來的積習，尤其是在禮儀、聖言、合一和教會現世的使命上。

當年隨著年齡增長，我已經從輔祭會轉入聖母軍，之後又轉入公教青年進行會及天主教大專聯會，在多位神師指導下，響應著大公會議的精神，活躍的參與教區禮儀委員會、宣讀員訓練班、合一祈禱會的籌劃、公教領袖研討會等。而最明顯的，是我開始關注世界和社會的需要。記得當年許多工業大廈區附近的堂區，都有青年茶座的設立，賈廸恩樞機到香港的訪問，提高教友對工人的尊重，甚至連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，及釣魚台事件等，都成爲天主教青年傳教的焦點，在我來說，這年代是教會恩寵的年代，我甚至夢想過去當司鐸，嘗試過幾年修院的團體生活。我慶幸，正當我血氣方剛時，可與教會並駕齊驅，不致失落和迷惘。

其實在修院裡學得亂七八糟的拉丁文，在大學時卻給我帶來了契機。1972年，意大利政府首次給香港兩所大學頒發獎學金，而我就幸運地當選，到意大利攻讀一年課程，我母親年輕守寡，身經百劫，性格堅強，我一生只見她流過兩次淚，一次是我進修院時，

另一次是我離開啓德機場，前往意大利的時候。

留學生的生活非常寫意，意大利的聖堂比咖啡店還要多，我上學的地方就在阿西西城不遠的山崗上。每天清晨，我就獨自在一些破舊的聖堂前靜坐，之後可以望彌撒，週末常到羅馬、梵蒂岡朝聖。當年的意大利，就像其他地方一樣，在梵二的薰陶下，信德非常活躍，教友非常熱心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感謝天主冥冥中的安排。

一年的幸福日子，很快就過去，不但學了點意大利文，愛上了意大利粉，更好像做了個大避靜，身心舒暢得很，決定將回程機票轉去溫哥華闖闖，這裡空氣清新，山明水秀，很快我便適應了。第一次到一間大酒店餐廳見工的時候，原來裡面穿著筆挺西裝，打起煲呔的部長，都是意大利人，談笑風生過後，我便開始以後四十年的移民生涯。

在機場入關的時候，我曾經據實填表，在香港我是教過點書的，移民不到三個月，溫哥華教區學校約我面試，並且分派了兩間小學讓我參觀，都是離開市間很遠很遠的，而且我心裡明白，口中知道，當時我的英語實在有限，堅決推辭，但過了幾天，面試結果到了，給我的印象分卻很高，考慮過後我欣然答應

了。幸虧外國的孩子都很活潑，而埠仔的家庭很多都是歐洲來的移民，教學相長，在彼此包容下，我居然可以順勢在這裡做了三十五年「人之患」，而不斷在信德的溫室中成長、增值和進修，直到2012年六月退休為止。

今年是信德年，香港有一年耶穌君王瞻禮，邀請了台灣田耕莘樞機主禮，彌撒中田樞機說：信德是要傳播的，如果我們每年都帶領一位新教友領洗，中國不就很快皈依了。很慚愧，領洗以來，正式帶人入教，至今屈指可數，只記起我大伯年青時賣豬仔到加拿大築鐵路，七十歲回香港過退休生活，一次我陪他散步，偶然拿出玫瑰念珠來，他問長問短之後，我介紹了一位傳道員給他教道理，領洗後不到一年，他突然腦充血，我到醫院見他最後一面時，他已經昏迷不醒，但見他手中緊握著念珠，我眼中即時湧出淚來，心裡有說不出的激動。

移民後兩年，母親來信，說要再溫習一些道理，遲早總希望領洗，我幾經轉折，給她安排了家裡附近的聖堂，又跟本堂神父聯絡好細節，之後，醫生硬要她進醫院做點手術，母親就把領洗的事押後，先把家頭細務打點妥當之後，自己帶著細軟到瑪麗醫院去，

不幸當天手術失敗，母親竟因此悄然離世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。

時間是個恩賜，也是個考驗，五十五年是個漫長的考驗，也是個偌大的恩賜，但願有那天，當我走近我青少年最喜悅的天主面前時(詠四十三4)，一同觀看一部讓祂會心微笑的電影！

(原載香港《公教報》2013年9月15-22日)